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連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代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裡就趕上了。代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了。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代玉撇着手說道：我饒過雲兒呢。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代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至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玉。弟兄分上都丟開手罷。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

戲

歸

的都虧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早又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閑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去睡。次日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代玉房中來。時不見紫鶲翠鸞，只有他姐妹兩個尚淌在衾內。那代玉嚴嚴密密裏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

畔被只齊胸一湾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鍔子。寶玉見了嘆道睡覺還是不老寢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代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疑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麼早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瞧瞧代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間代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傍邊只見紫鵑鶯_雪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樓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跔着我

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廢事。說着便走過來，灣腰洗了
兩把紫鵲。掣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又
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才改？寶
玉也不理。忙忙的要了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
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
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來呢？湘雲道：如今
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絡子。不
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

鵲

費

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角。只得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子。紅絲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的。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掉來了。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代玉一傍洗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去了。也不知是給了人。扇什麼帶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擎起來賞頑。不覺順手拈了胭脂。

意砍要往口送。因又怕雲湘說正犹豫間。湘雲果身後看見一
手攏着辮子便伸手來捎了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
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
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
問寶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里還有在家的工夫。
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
禮節也沒個黑夜。白天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傍風。寶釵聽
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到有見識。寶

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禹神
窺察其言語志量，甚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才出去。寶玉
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合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
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里知道你們
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
麼動了真氣？」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從今已後，別進
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
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就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

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赶来勸慰。那襲人只管不理。寶玉沒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怎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咳。道不理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着去了。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呼。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篷來替他剛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翻過去。也仍合眼。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

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我也罷了。才剛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賄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為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從聽見。你勸我是什麼話呢。襲人道。你心里還不明白。還看我說呢。正鬧着。賈母差人來喚他吃飯。方在那邊來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裡。揭起軟簾子往里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

寶玉擎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地下站着。一個大些的生的十分水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便說：「叫蕙香。」寶玉便問：「是誰起的？」叫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几？」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兒就叫第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來吃。襲人合麝月在外間聽了，抿嘴而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也不合姊妹了。頭等廝閑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

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了頭見寶玉用他他便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錫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都冷清清的一人對灯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若拿出作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只得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燈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

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壘。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殲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鎔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禹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櫨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便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幻矣。戕寶釵之仙姿。厌代玉之靈寢。喪減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數矣。彼舍其動。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厌其靈寢。無不恩之情矣。彼釵

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華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酣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合衣睡在枕上。寶玉將昨日之事已付於意外。便向他說道。起來好好睡。看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無夜合姊妹廝鬧。若直勸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日忽見寶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也不應。便伸手給他解衣。剛解開。

了鉗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他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几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底。你愛往那裏去。就往那裏去。襲人道。從今咱们兩個。丟開手。省得鷄聲鵝聞。叫別人笑話。橫豎那邊廝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日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

耳傍風。夜里說了早晨就忘了。寶玉見姍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擎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股。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起誓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值得這種樣子。寶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里怎麼樣。快起来洗脸去罷。說着二人才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畱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畱出昨日的莊子來。看着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践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話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請醫生來診脉医生診過脉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了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症雖險却順到還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